



主辦：濟寧日報社  
 濟寧市青年作家協會  
 協辦：濟寧永盾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 我也要做英雄

崔立

初中生钱一楠说要去找父亲。班级里，我是和钱一楠说话最多的一个同学，因为我们是同桌。每天好几次，钱一楠都会说，你过线了。每次，钱一楠都毫不客气把越过那条细长的缝的书给推过来。我一直没说话。其实我自己都没搞明白，为什么我的书会悄悄地越过那条细长的缝，到他的桌上呢？难道是因为我胖钱一楠瘦吗？即便是这样，我和钱一楠从来没争过，也没吵过。因为我们俩从来都不会讲其他的话。

那天，上完一节数学课，还是英语课，我记不清了。钱一楠和我说，我要去找父亲。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难道说好，可我为何要说好呢？或者说不好，我又凭什么说不好呢？同桌了一年多，我只见过他妈妈三四面。他妈妈个高，脸长长的，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还有点凶巴巴。有一次，钱一楠妈妈站在钱一楠的身旁，居然问我，你叫宋可为，对吧？语气还挺柔柔的，和我想象中的凶巴巴有点不一样。

几天后，钱一楠还真去找父亲了。因为

钱一楠没来上课，班主任黄老师电话联系了钱一楠妈妈，钱一楠妈妈来了学校。钱一楠一大早出门后，已经消失了好几个小时。黄老师问了班上每个同学，特别问到了同桌的我，我把钱一楠说要去找父亲的话说了。黄老师瞪着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前几天不和我说？我被黄老师吓到了，钱一楠就这么随意地讲一句话，那班上那么多同学每天要说多少话，难道都要说给老师听吗？我看着钱一楠妈妈，我担心她会和黄老师一样怪我，甚至举起手打我。谁知道，钱一楠妈妈只看了我一眼，就呜呜呜地哭起来，钱一楠爸爸一年多前就没了，他到哪里去找啊……

钱一楠是半个多月后，又出现在教室门口，跟着黄老师走进来，在他原本坐的位子上坐下。上了一节英语课和一节数学课，眼看又一节语文课快要开始，我终于忍不住问，你去哪里了？原本还想知道，你找到父亲了？但我想到了钱一楠妈妈说的话，硬生生地把后一句多余的话给憋了回去。钱一楠说，我爸是英雄，我也要做英雄。有点答非

所问，但我没在意。我顺着钱一楠的话说，你爸是什么英雄？钱一楠说，我妈让我一定保密，我不和你说。

钱一楠的这次出走，倒让我俩成为了朋友。钱一楠不再因为我的书越过那条缝而推过来，反而对我说，我瘦小，你放我这边没问题。也不知怎地，我的书后来再没越过那条缝。我和钱一楠每天有讲不完的话，譬如说我有道题不会，钱一楠会耐心地教我，还问我，还有其他不会的题吗？午间，我们一起走到教室外的栏杆上，或是操场上。但我始终对钱一楠失踪的半个多月比较好奇，我不止一次地问他，钱一楠都像回归到我俩从前沉默的同桌生涯，很快，钱一楠又切到了另一个话题上。

当两位警官走进教室时，我们先是惊讶，再是好奇，为什么警察会来？直到黄老师把钱一楠从位子上叫起来，我才错愕，那半个多月钱一楠不会犯什么事了吧？怪不得他怎么也不说。警官、黄老师、钱一楠几个人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说了好几分钟，同学们都站着，伸长脖子看着窗外几个人凝重

奇石收藏者，而李峰收藏的这些石头，虽少名石，也个个别具特色。所以每次李峰回来，大勇就上门交流拣石、玩石、赏石的心得。这天，大勇掏出了一块金海石，说是自己最近去云南旅游时淘的。李峰接过仔细观赏，摸摸坚硬细腻，掂掂重若金，叩之铮然有金属声，细观整体形象，活脱脱一幅观音菩萨的图案，形神兼具，色差分明，沧海横流。李峰左看右看，轻抚细摸，实在爱不释手。李峰说：“你要是喜欢回去玩吧！”大勇一脸诚恳。李峰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君子绝不夺人所爱。”

“这不是夺人所爱，是解人危难。你也知道我唯一的爱好就是收集奇石，现在家里就像一个小型奇石博物馆，你老弟嫌我拿石头回来就跟我生气，我也不怕你笑话，她说我要再往家里拿石头，她就要跟我离婚了。”李峰一下子乐了：“你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没想到在家里倒是‘气管炎’。”

“是啊，我连放这个石头的底座都做好了，就是不敢往家拿。不过我们是兄弟，放你这跟放我那是一样的。”说着大勇从包里拿出一个红木根雕，将奇石摆上，果然一瞬间家里其他的石头都失了颜色。

两人兴致勃勃聊至夜深才散。刚刚洗漱好，母亲进来了，她在李峰身边耸耸鼻子

是失分点。他对着视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对照过，平时压腿、拉筋一点不含糊，自己感觉和视频中的世界冠军不相上下。

五分五十八秒，秦红兵刚收回脚步，音乐像听到命令一样戛然而止。9.99分！四周响起了一片掌声。这个分数成为一座高山，后面的选手只能远远仰视。

转眼只剩最后一名选手了，一个戴黑边眼镜的瘦高个，一看就不是练武的样子。“来比赛，也不知道戴副隐形眼镜！”秦红兵坐在看台上撇了撇嘴。

起势，抱球，黑边眼镜蹬腿的高度似乎不够，下势独立时腿微微有点晃动。看台上有人指指点点，似乎也看出了些瑕疵。可黑边眼镜不急不躁，旁若无人，进、退、按、靠，一招一式依然进退有序。

9.97分！秦红兵如愿夺冠，离入室太极拳又近了一步。但不知怎么的，他心里反而七上八下的。黑边眼镜的动作虽然不算特别规范，但呼吸和动作浑然一体，自然丝滑，就像溪流流过，冲刷着鹅卵石，耳边还能听到若隐若现的潺潺声。秦红兵明白，这样的拳路，没有一定的功底是打不出来的。而太极拳这老头不按常理出牌，谁能笑到最后，还真不一定。

走下领奖台，秦红兵接到通知，嘉年华临时增加一项活动，前两名选手和太极拳会长第二天一起去县电视台做访谈节目。

秦红兵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太极拳收徒的最后面试！

“明广他们也几次叫您进城跟他们一起住，您咋不同意呢？”

“我才不去城里。”

“城里那么好，您咋不去？”

“城里好，您去呀！”

“不去。还是老家安逸。”

“嗯。还是老家安逸。”

接着，两个老汉你一言我一语说起了城里的种种不好：住得高，像在云里，大街上汽车多，空气不好，蔬菜不如地里现摘的新鲜，出门不认识人，连一个说话也没有……说着说着，麦老汉摸出烟来，递给谷老汉一支。又说着说着，谷老汉摸出一把花生，塞到麦老汉手里。

坐了一阵、说了一阵，两个老汉就起身了。麦老汉往老戏台走，谷老汉往土地庙走。这次回去，两个老汉都没有绕路了，麦老汉从谷老汉家院门前过回的家，谷老汉从麦老汉家院门前过回的家。

两个老汉的关系一天天变得融洽亲近起来。

这天，两个老汉一起喝酒聊天，又说起城里。麦老汉说：“伙计！您该去城里跟大林他们一起生活呀，也有个照应。”

谷老汉说：“大林他们几次叫您去城里，您咋不去呢？”

麦老汉说：“我不喜欢城里。”

的表情，我甚至想到了警察会不会掏出手铐把钱一楠给铐走了。

很快，他们又回到了教室，钱一楠手上也没铐上手铐。其中一名警官看了眼黄老师，说，黄老师，你说还是我说。黄老师说，还是你说吧。警官点点头，说，那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钱一楠同学前不久在火车站，见义勇为一伙唆使小朋友盗窃财物的团伙，车上的群众都说，钱一楠同学人虽小，但胆大，又勇敢，面对那伙坏人毫不畏惧，但钱一楠同学做好事又不留名，我们也是通过丢失在列车上的学生证才找到这里的，让我们为他鼓掌……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时，钱一楠脸上并没什么表情。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钱一楠的话，我爸是英雄，我也要做英雄。

多年后，我是在翻报纸时，翻到了其中的一个版，我顿时像被定住了一样。那个版上的大标题：民警钱一楠抓捕现场被歹徒连刺数刀不幸身亡，细数英雄这些年的感人事迹……

和我那个时候差不多大的女儿从身边走过，问我，爸，你看个报纸怎么还流眼泪了？

“儿子，身上有味了啊！”李峰一下有些愣：“妈，我才洗完澡。”“再去洗洗吧，去去味！”李峰笑了：“妈，你以为我还是那个疯玩的泥猴啊，动不动就赶着我洗澡。”“我说有味就有味！”母亲突然发了火，把他往浴室里推，“快去。”

他看着母亲不容抗拒的眼神，默默地进了浴室。

“峰儿，大勇近来找你的次数可有点多啊！”李峰擦头发时听了母亲的话，不禁叹了口气。大勇是自己多年的朋友，一次次地将自己淘的品相好的奇石送给自己，又从别提什么要求……

“我说你身上有味了，你还不信！你看，你爱好奇石，这么重的‘味’，能不招他围着你转？这就像你小时出汗多，蚊子就喜欢你一个道理。你得好好想想怎么才能摆脱‘蚊子’去掉‘味’！”

第二天李峰回家，特地装上了母亲为他做的法味香囊，还带回两盆驱蚊香草。一盆放家里，一盆摆在办公室。

办完这一切，李峰微信给大勇转去一笔钱，附言：兄弟，你送我的石头都卖了，卖石头的钱微信转给你。我现在不收藏石头，改收藏香草了。这种香草，很难找到的。嗅嗅室内，果然，清香缭绕。

他不敢怠慢，查资料、写提纲，做足了功课。

节目开场，主持人一提问，秦红兵便抢先回答，从太极拳的儒道哲学、阴阳理论，到陈氏、杨氏、武氏、吴氏、孙氏等各派别的特点，讲得头头是道。

“练好太极最重要的是什么？”主持人向一脸木讷的黑边眼镜提了个问题。

“忘掉打太极。”黑边眼镜想也没想冲口而出。

主持人显然没听懂，示意他解释一下。

“只有忘掉了你在打太极，才能身、形、心完全融合，进入太极境界。”黑边眼镜说得断断续续。

主持人又问：“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成为太极辛老师的徒弟，你最希望向老师学什么？”

“我没打算要成为谁的徒弟。我打太极，就是享受物我两忘的太极乐趣。”

主持人一脸懵逼，秦红兵则看到了一道雨后的彩虹。

节目结束，秦红兵毕恭毕敬地等在门口，好像马上要举行拜师仪式似的。

太极辛站起身，拍了拍黑边眼镜的肩膀，笑眯眯地说：“你想学辛氏太极，随时欢迎。”

黑边眼镜还没反应过来，秦红兵迎了上去：“辛师傅好！”

太极辛迟疑了一下，握了握秦红兵伸过来的手：“你的动作很标准，很像太极；但是，太标准，太像太极。”

“太标准？太像太极？”这下轮到秦红兵一脸懵逼。



五月河

高家庄村，严格地说算不上山窝窝，却也绝不是敞亮地界。村前是一望无际的微山湖，风大的时候，浪头拍打着山根的岩石，哗哗的声响能传到村后头；村后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山不高，却像一道墨色的屏障，把村子死死地裹在中间，形成了半山半水、与世隔绝的境地。

赵二民已经三十五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她娘去世得早，他和七十多岁的老父亲，靠着山上的二亩薄地维持生活。这年干旱，从春到夏几乎没下一滴雨。干裂的湖底，裂开的口子能塞进拳头。山上的麦苗枯黄，像火烤过一样。麦收时，麦穗长得像蝎子头一样。靠地里的收成，人们觉得没了希望，于是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出去打工了。可是二民不行，他要照顾父亲。

二民收了麦子，赶紧在地里点种上了玉米。他从村里唯一的井里打上水来，然后担到山上，一窝一窝地给玉米浇水，玉米苗钻出来了，老天爷也睁了眼，一连下了几天的小雨，苗儿就又翠又绿，噌噌往高处长。

这天村里的媒婆王婆来到二民家，赵老汉正坐在院子里喝茶，见王婆来了，赵老汉格外热情，又是给王婆搬椅子又是倒水。

“我來是給二民說個媳婦。”

赵老汉激动得差点从石凳上跌下来。他赶紧端起茶碗，送到王婆面前，说：“您要是能为二民说成了媳妇，我把老骨头砸了换钱，也要报答您。”

“女孩叫琼花，今年二十五了，就是——这女孩出生时落下了脑瘫，走路和说话有点不利索，人不傻。”王婆对赵老汉缓缓地说。

家里穷，二民一直没有说上媳妇，赵老汉觉得是对儿子的亏欠。“那人家姑娘不嫌咱穷？”赵老汉问。

“这孩子命苦，父母都没了，现在跟她二姨生活，她二姨托我，赶紧给她找个婆家。”

“那好，那好。他二婶，等二民从山上回来，看看二民的意見。”

天快黑的时候，二民从山上收工回到家里。赵老汉还沉浸在喜悦的心情里，不自觉地哼起了小曲。

“爹，啥事把你高兴的？”

“二民，今天你王婆二婶到咱家来了，给你说媳妇呢。你说这不是好事吗？”

“这么多年，没有人上咱家来提亲，自打你娘死了，这屋里就没见过女人。再说了你也老大不小了，早就该找个媳妇了。”

二民做梦都想娶个媳妇，有人愿意嫁给他，那是他巴不得的。

时间过得很快，琼花嫁给二民已经半年了，琼花除了扫扫院子，扫扫一房间卫生，其他活儿，二民和赵老汉都不让她做，琼花也是闲着没事。

琼花每天就坐在窗前，透过窗子向外看。二民家的房子建在半山腰上，视野很好。她有时看得出神，连二民招呼她吃饭都听不到。她觉得那扇窗子就像一个取景框，在这个取景框里每天有看不够的风景，每换一个角度，景色就不一样。

院子里，长着一棵粗大的柿子树，枝叶繁茂，赵老汉正坐在柿树下喝茶乘凉。院外不远处的一棵老柳树枝条垂下，依依婀娜，随风飘舞。

再往前走，是绿茵茵的山坡，各种野花，红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镶在草丛里，像绣着花的地毯挂在山上。

换个方向再看，便是水光潋滟的微山湖，山根一直延伸到了湖里，水边芦苇、蒲草随风摇曳，最好看的还是碧绿的荷叶，正展开身姿慢慢铺开，那高居荷叶之上的荷花粉红如云。

她看着窗外的景色，用手指在窗台上比划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她的心里迸发出来。

这时，琼花不自觉地用她混沌的声音，喊了一声：“老公，二民！”可没有人答应，她这才想起，二民一早就上山干活去了。她看着窗外，眼里满是痴迷，仿佛要把眼前的一切，都刻进自己的心里。

二民从山上收工回来，琼花还坐在窗前发愣，二民看到琼花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窗外，以为琼花有什么心事，或者是想家了，正要上前安慰，却听见琼花说：“我要画画。”

二民似乎没有听清楚，用疑惑的眼神看向琼花。

“我要画——画”，琼花这次说得很慢，还故意把画画两个字拉长，拉得很长。

二民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知道画画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事情。琼花虽然语言不利索，可是她的眼睛会说话，二民从琼花的眼神里读懂了，琼花是认真的。于是二民说，明天一早，带她去县城买画画用的东西。琼花高兴地在二民的脸上亲了一口。

春夏秋冬，转眼三年过去了。新修的一条盘山公路修得又宽又平，经过二民家门口，路面还铺了柏油，从山里绕绕弯弯一直伸向了山外。

琼花画的画挂满了墙。二民看着琼花画画时认真的样子，觉得琼花画画也很辛苦，一幅画有时要画几天，有的要画一个多月。不管怎样，她的劳动应该得到尊重。二民就想着弄个橱窗，把画展示出来。于是他原来的窗户扩大，安装上透明玻璃，做成了一个大大的展示橱窗。他把琼花的画轮流摆在橱窗里展示。

开始并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停下来到橱窗前观看。直到有一天，一辆私家车停在了二民家门口。也许是橱窗里的画吸引了她们，从车上下来两位女士。两人走到橱窗前看了足足半个多小时，看到了二民，就问：

“这画是谁画的？是展示还是卖？”

二民从来没有想过琼花的画能卖钱，就说：“您看这画画得怎样？”

那人让二民从橱窗拿出来一幅，她端在手里仔细地看，“是幅好画，原始苍茫粗野，不拘小节。”

“这画有风范，画家在哪儿？”另一位说。

二民指了指正在橱窗后画画的琼花。知道了琼花绘画无师自通，还是残疾人，更是赞不绝口。二人自我介绍说，是市画院的老师，出来采风。问二民，她拿着的这幅画卖不，多少钱？二民伸出五个手指，其实是想要五十元钱，没想到那人给了五百元钱。二民惊得嘴巴张得老大。

几天以后，二民家门口停下了一辆黑色轿车，车上下来了几个年轻人，有人扛着摄像机，还有人拿着照相机，他们告诉二民是市电视台和日报的记者，是来专访琼花的。琼花和二民站在摄像机前，背景是摆着琼花画作的橱窗。

两天后市报头版刊登了琼花的故事。文章的标题是《画里的春天》，电视台也是在黄金时段滚动播出琼花的故事。

高家庄村热闹起来了，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琼花成了小有名气的农民画家，她的一些作品还被市文化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

现在的高家庄村车水马龙，成了城里人观光的好去处，村里有的人家经营起了民宿，还有人开了农家乐。

琼花的春天来了，高家庄村的春天也来了。琼花画笔下，高家庄的原野上总有两个人沐浴在春风里。



欧阳华丽

李峰从小贪玩，一天到晚跟一帮半大小子上山下河，赶鸭追狗，天天一股子汗酸味，常让蚊子咬得一身一脸的包。于是他家里常有这样的场景：一进家门，母亲就把他往院子里赶，快洗洗去，一身的味，招蚊子！

为了让他少给蚊子叮咬，母亲想尽了办法，熏艾草、点橘皮，还在家里各个角落放上



徐干

秦红兵伸了伸脖子，把最后一口生煎圆囫囵咽了下去。用手整了整笔挺的进口西装，朝厨房嘟囔了一句：“我走了。”转身去换鞋。

“冠军都拿了，还着什么急？不就是一档节目？赶着去投胎似的！”妻子端着盘子追过来，“我排了一早上队买的食茂记生煎，不再来一个？”

“饱了饱了。”秦红兵头也没回，急急地关上了大门，赶紧去按电梯按钮。他隐隐感到，今天的访谈节目，比嘉年华还重要。

县太极拳嘉年华比赛，本来秦红兵一点没上心。他练太极十几年，大大小小的奖杯书房里快搁不下了。一千元奖金，也没啥诱

村子空了，就村西还有两户人家屋顶还每天冒着炊烟。两个小院子紧挨着，麦老汉住东院，谷老汉住西院。

平常，两个老汉种点菜、养点鸡鸭，日子都过得简单。院子挨院子，两个老汉却不来往、不说话，像陌生人。好多年了，一直是这样。

闷得慌，两个老汉都喜欢出去溜达。麦老汉出门往东走，谷老汉出门往西走，都不从对方院门前过。往东两百多米有一座残破的土地庙，麦老汉去了就在那儿发呆。往西三百来米有一座老戏台，也残破了，谷老汉去了也是在那儿发呆。

很久没去过老戏台了，麦老汉想去看。可他出门还是从不从谷老汉家院门前过，出门仍然往东走，过了土地庙，绕到西边去。好久没去过土地庙了，谷老汉想去看。可他出门还是从不从麦老汉家院门前过，出门仍然往西走，过了老戏台，绕到东边去。

麦老汉和谷老汉之间的矛盾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长期积累而成的。麦老汉家的鸡啄了谷老汉家的菜、谷老汉家的羊啃了麦老汉家的麦、麦老汉家的树荫了谷老汉家的地、谷老汉家的挡住了麦老汉家的风水……他们经常争吵、恼气，儿女们劝，也没用。

现在，儿女们都早已进城了，只有两个